

讀史方輿紀要

續史方輿記要

崑山顧祖禹景范輯著  
南昌彭元瑞芸楣校定

讀史方輿紀要

光緒己亥春月

慎記書莊石印

讀史方輿紀要總叙一

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為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並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迂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為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既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為同姓國焉萬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亡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小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為楚所滅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為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為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而俎豆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侍即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光祿丞大棟當嘉靖間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歷中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強仕而遭流寇之變遂避入山焚筆瘞硯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為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掇拾遺言網羅舊典發舒志意昭示來茲耳嘗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為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為之討

論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限哉先光祿之在世廟時傍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騰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鳴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貧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扼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消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



總敘二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辯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子也未嘗沂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翼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子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却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若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之以畫八卦大禹之以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之以列八陣李靖之以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

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一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轍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敵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為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為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衛之謀先知井陘之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乎武侯之明尚遲回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為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數億與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

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讀古今上下數千百年之書以自成一書兼括數千百年之上使數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讀此其志豈文人經生之所能及者哉而成是書者則有數難識難朗而精資難敏而決斷制嚴而難確心胸濶而難細此難之在己者也其待資於外者博攷難於書明辨難於友取給繁難於財遊涉方域難於徧為尤難焉夫使其書為懸解冥悟綜核事理彈一夫之精力雖極窮困無聊時猶或可以坐致古之人有能之者矣惟撰述方輿之書則高山大川之寥濶潰壑邱陵之瑣細古今名號之建置不一崩築疏鑿之因創損益各異或偽設而名存或陵谷變遷而實沒舟車之所不通人力之所罕至各並有之而是人則踽踽窮餓妻子之不惜獨身閑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萬里之內外別白真偽如視掌中手畫口宣立為判決名東西南北海之人質之而無疑聚魁奇雄傑閭深敏異之士辯之而不窮據之而有用此其人之資賦蓋喬嶽翁河之所降生使之續禹書之遺以詒告於天下萬世為開闢之所僅見望行年七十得此一士則常熟顧祖禹之為方輿紀要是矣祖禹之創是書也年三十九秉厥考之遺言及先祖所為之地志光邊之圖說僻處宛溪不交州府間藉資於館穀遊歷所至惟有借書隨即鈔纂觀記所及更獲新勝即改竄增益之雖十易草所不憚經二十年始成是書自為歷代州域形勢通論至天文分野共百三十卷可六千頁祖禹嘗語望曰歷代之書世遠言湮難窮其蘊惟覽者能自得其指歸禹之為是書也以史為主以志証之形勢為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此書之立體者也其採用之書自二十一史地志而下凡百十種具見於發凡是其志之超邁用力之專勤而成書之浩博亦既無復加矣乃其意中絕不自矜喜若身未嘗與其事望故尤篤服祖禹之人其膽似韓稚圭而先幾旁瞻不敢置勝負於度外智似李長源而願學鄭魯不好神仙德量似婁師德含弦光大唾面自乾而人卒不能唾其面清操似盧懷慎吐納萬有而不為無口貌寬靜似謝安石絕意聲色不事矯情奇才博學似王景畧雖去桓溫必不為苻堅所用祖禹之人如是望蓋觀摩朝夕陰察其人而得之惟有其人

而後可用其書有其書而益知其人之用大甯都魏禧已備言其書之用望第述其書與人之本末如是天下後世當共見之矣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謬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畧為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富都魏禧為兄弟交禧既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為之叙禧愀然曰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以示子弟蓋其大者有二一以為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為要害而彼為散地此為散地彼為要害者一以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異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蹙瘠弱而無不可批卻導窺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則禧所欲為祖禹叙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日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於是并識之

卷之八

八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少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景范氏負奇才具大畧劉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一邱一壑相去何啻倍徙其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所厯探益邀翔容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為三吳保障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導三江而東江已非其故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宏景乃宏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注杜佑目為詭誕為迂繆蓋文采有餘而撫實不足也宛溪不徵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宏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諧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快遊一過雖千乘之尊騎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隔欲還此其驗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如宋劉敞使遼遠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殆千里敞曰自松亭趣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遼人駭愧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即如劉輿密視水陸形默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月鍵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即子長東登泰山南探禹穴徒重繭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延陵吳興祥

凡有志於用世者河渠邊防食貨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於輿圖何也輿圖者史學之源也粵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均土設井立步定畝經之以君臣緯之以制度而紀綱名法賦稅文章之跡始有所麗亮為九州舜分十二夏商以還天下之勢幾幾月異而歲不同矣然封建井田卒弗改匠人之舊則其時之山川道里猶有所沿而易識也秦人棄古變常郡縣阡陌盡柱下之書以為煙塵即無論循蜚撮提之紀也雖春秋列國無全文焉學者固不得不荒忽置之漢唐以降宋元以前載冊頗繁似有可考然二千年之間統有正閏地有分合祚有短長制有沿革於是中原片壤不待陵谷遷變而山川不可復識矣士人閉戶讀史記憶其文謂之淹洽常試叩之以九州之內所謂道里阨塞者幾何戶口殷耗幾何謠俗嗜慾之甚者幾何與夫上之人體國經野設險制防者何在憚疆變化以導民善俗者何途之從也則有口而瘖不能指數其崖畧況於取二十一代之編錄而說之乎此無他由學者以史為史而不能按之於輿圖以輿圖為輿圖而不能稽之於史是以紀事雖多猶拾藩也車轍雖廣猶望洋也因是以著之辨論數因革之宜較得失之勢猶捫挾也而於經濟之學奚補焉宛溪顧子博洽人也歎史學之養無聞經生之固陋於是方輿紀要作焉昭時代則稽歷史之言備文學則集百家之說詳建設則誌邑里之新舊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覈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余因華子商原始觀其書爰序之以明其非篆刻之詞無益而史木者比也